

I247.7

79

5

# 岁月无敌

张欣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岁月无敌

张欣 著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常桥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2.375

版 次: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285 千字

印 数:10001—20000 册

ISBN 7—5354—1282—3/I·1052

定 价:15.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 作者小传

张欣，女，1954年生于北京，祖籍江苏，五岁时举家搬迁至广州。1969年应征入伍，曾任卫生员、护士、文工团创作员，1984年转业。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作家班。现任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创作员。

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出版结集若干，大奖没得过，小奖不提也罢。

##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 总序——

#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 目 录

---

|                   |          |
|-------------------|----------|
| 《跨世纪文丛》缘起·····    | 陈骏涛(1)   |
|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 谢 冕(3)   |
| 岁月无敌·····         | (1)      |
| 掘金时代·····         | (56)     |
| 伴你到黎明·····        | (115)    |
| 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   | (182)    |
| 亲情六处·····         | (230)    |
| 访问城市·····         | (283)    |
| 爱又如何·····         | (311)    |
| 代跋:深陷红尘 重拾浪漫····· | 张 欣(365) |
| 跋:此岸诗情的守望者·····   | 程文超(367) |
| 附录:张欣主要作品目录·····  | (386)    |



## 岁月无敌

将近下午五点钟左右，汽车交易广场上的客户和来参观浏览的爱车一族明显地少了，千姿便靠在一辆粉红色的“爱快罗密欧”跑车的车尾上小憩。交易广场设在外贸中心的一楼大厅，这次展销会很有几部车出尽了风头，其中就有“爱快罗密欧”。

艳粉的颜色已经够抢眼了，车身又是最独特的设计：高出的腰线、格外倾斜的挡风玻璃。车顶后部的造型犹如箭头指向后方，颇为洋派。

车厢里，是全黑的真皮座椅，想想看，两种完全无法协调的颜色融为一体，如果不显得俗气，那必定是瞩目、耀眼的，还略带一点点狂野。

千姿受聘在这里做“美腿小姐”，她身穿一套白色的网球服，超短的裙裤下面是两条笔直、秀美的腿，连丝袜都不需要，光滑而润泽。

老板最欣赏千姿的自若，当她拉开跑车的门，半倚在车身上微笑，青丝乌云一团地堆在左肩，眼角微微上吊的美目烟视雾行。这样一幅活生生的香车美女图是多少男人心中的最爱和梦想。

有些美腿小姐就不行，裙裤短了先就不自在起来，男人再一

盯看，连路都不会走了，哪还顾得上摆姿势？老板问她们，她们就说比不了千姿，她练过芭蕾舞。

的确，罗千姿原来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员，她对自己的双腿实在是太自信了。

她也有不自信的时候。比如现在，闪光灯一闪，她下意识地直起腰身，然而这回，别人并不是给她和跑车照像，而是一个明显是搞艺术的俊男，在给两个玻璃体一般的女孩儿照像。他们把“爱快罗密欧”作为背景，根本没有注意千姿。而千姿是明眼人啊——两个女孩绝对都是跳芭蕾舞的，她们的体形，神态，装束，以及光秃秃的额头都是她万分熟悉的。

这两天，汽车交易广场的楼上开办艺术博览会，每天都会有些艺术家有意无意地光顾车场。别的还好说，千姿尤其见不得自己的同行，他们旁若无人，视金钱如粪土的气质深深地刺伤了千姿的心。

她原来也是搞艺术的，在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扮演仆人奈莉，这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要巴巴地跑到广州来，做这个没血没肉的冷铁罗密欧的美腿小姐？！

俊朗的男孩和两个美丽的女孩一边看车，一边拍照，其间还兼顾着打闹，他们轻松极了，神情也极为休闲。千姿心想，本来她的生活格局也是这样的，只是她原本比他们更加典雅和孤傲一些，芭蕾女神并不要求她的信徒亲切和平民化，可见广州芭团是没法跟上海芭团同日而语的，他们才成立了几天？

可惜她现在退出了竞技场，不能与人一比高低了。千姿落寞地走到后排，那儿停着一辆新版的本田雅阁，彻头彻尾的黑色调，比较能压住她失衡的心灵。

丹顶鹤一般的女孩被帅哥追逐着跑向名车区域，轻盈的脚步尚带着舞姿，长发翻飞，连扬首回眸中也还是漫不经心，因为

她们是艺术圈中的极品，是芸芸众生里的“劳斯莱斯”。

然而，她们没有带走千姿的怅然。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她和母亲当时还住在上海愚园路上一套小小的公寓房里。她哼着歌从盥洗室走出来，埋头擦着湿淋淋的头发，身上裹着翠绿色的大浴巾，她用余光看见母亲斜靠在沙发上注视着她。

千姿无限崇拜和敬爱母亲，她年轻的时候是漂亮的女中音歌唱演员，形象、嗓音、气质堪称一流，她在怀仁堂演出后受到周总理接见的照片，至今还珍藏在她的像册里；她出国做访问演出，要坐飞机至北京去试演出服；她收到的鲜花和求爱信更是数不胜数……年轻时候的辉煌，造就了母亲一生雍容华贵的特质，即便是她后来穿着深蓝色卡其布的翻领衫站在某中学的音乐教室里，也无法让人回避她身上的那种明星风范和优秀女人的神韵。

母亲方佩，永远是千姿的骄傲，尽管自她长大后所填的履历表里，父亲的一栏是空白，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自信心。曾几何时，她都从舞校毕业了，与母亲挽着手上街，可观的回头率也大都都是注视母亲的。

分进上海芭团，是她涉世后第一个小小的节日，母亲送给她一件旧外套和一双旧皮鞋。母亲对于新潮的东西总是保持沉默，不买也不评论。她自己的东西，颜色也大多是冷调子，且她从不贪多，零落地总是那么几件衣服，穿上去既不扎眼，又已经跟身体有了太多的亲和，相关的程度不是任何一件新靓衫可以比拟的。

后来千姿穿着母亲年轻时的外套和皮鞋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竟意外地获得“最佳仪容奖”。朋友的祖母是旧上海的名媛，她一眼认出这件外套是上海老字号的鸿翔时装公司一位

蔡姓师傅的手工，传说此人接活儿甚少，因为他主要服务于影后胡蝶、宋氏三姐妹这类名门淑女，如今是早已作古了。

鞋子则是1957年崛起的法国名牌圣罗兰。

朋友的祖母说：“很难想象你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品位。”千姿老实地回答：“这是我妈妈的。”祖母道：“这倒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她是谁？”“她过去是唱歌的，叫方佩。”祖母笑了，补充道：“女中音。”

千姿兴奋地把这一切告诉母亲，母亲淡淡道：“你想说明什么？”千姿道：“妈，我觉得你特别神秘。”“哪有女儿觉得母亲神秘的。”千姿没说话，托着腮帮子注视了一会母亲才说：“你一定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方佩没接这个话碴儿，只说：“一切荣辱都会被时间湮没，岁月无敌。”

小时候，千姿显露出来的才能是唱歌、跳舞并举，后来母亲帮她选择了芭蕾舞。然而就是那个周末，母亲突然对她说：“千姿，辞了职改行唱歌吧。”

千姿猛一扬头，湿发被甩到脑后仍在滴水，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妈，你说什么？”方佩重复了一遍，千姿仍不解道：“我在舞校学了七年哪，分到团里也四年了，哪能说扔就扔，妈你是开玩笑吧？”方佩摇摇头道：“我想了好多天，觉得你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只有大戏才能造就明星，可是你们团没有钱，积累剧目少得可怜，你等了四年，只等来一个仆人奈莉，以这个速度测量一下你艺术生命的终结——三十岁，最多跳个群舞领舞，你觉得有意思吗？”

“机会？机会就更不要谈了，你们团那几个现有的明星，无论是技术水平、表演能力、压台的气质都不是你们这样的青苹果可

比的，而年龄上她们又没有完全失去优势。为了保住明星星座，她们练功完全是自虐，减肥可以几个月不吃一口饭……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这样做了又有什么意义？！

“你的嗓音不错，芭蕾舞也不是白练的，它使你的形体和气质与众不同。我们到广州去试一下运气，那里的音乐人很成气候，且已具备造星的本领，我直觉你会红起来。”说这番话时，方佩一直斜靠在沙发上，神情略有一些懒散，仿佛是在决定晚餐吃什么。

空白了好一会儿千姿才说：“我想团里是不会放我的。”

“那你就留下来，”方佩笑道，“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可能挽留你。”

结局果然如此残酷，团里根本就不缺四级群舞演员，舞校年年都会输送这类人选。千姿没有为芭蕾舞反倒为这一结果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她练功也是非人道的啊，夏天穿着密不透风的塑料衣一练就是几个钟头，冬天脚上绑着沙袋成百上千次地小跳……可这一切，就因为你不是明星别人就视而不见，连象征性的挽留的话都没有。在同行心目中，只有殉道才是合理的，即便是芭蕾生涯中注定只能跳群舞，也不可以选择背叛。

千姿心里觉得委屈，但愧疚却是一点也没有了。

母亲搂住她的肩膀说：“不要幻想着每一时刻都有温情。这个结局已经很好，至少让你回避了一种平庸的命运。”

接下来的事是母女俩准备深入南方的行装。

方佩因为身体不好，风湿病加上十年乙肝的历史，所以在家吃劳保已有两年，根本不用回学校去请假。千姿辞了职，也一心只想快些离开上海，仿佛对不起她的不仅是芭团，整个上海都让她寒了心。

方佩取出了全部的积蓄，加上所住的小型公寓房租给一个

临时来上海炒炒股的台湾商人，先拿下了一年的房租，台湾人见面总要大些。人要外出，有钱傍身是第一要紧的。千姿不解地问母亲：“我们可是连后路都没有了？”

“当然。”方佩想都没想，一面装箱一面说。

“万一我唱不出名堂来呢？”千姿心慌意乱地盯审母亲说。方佩仍埋头理箱子，“你的嗓音，比起许多天皇级歌星不知好到哪儿去了。”“可是要成为明星不光凭嗓子……”“那就更好办了，优秀总比天生一条好嗓子容易多了。”

千姿不再说话，但她觉得母亲的这次大动作非同寻常，这实在是女人很难决断的事，抛弃自己最熟悉且看上去并不坏的职业，盲目地扑向一个陌生城市的未知，母亲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完全是在恍恍惚惚之中，千姿随母亲来到了广州。

舅妈开着红色的夏利到机场去接她们。这是个小巧玲珑又有着几分精明的女人，一身火红的套装裙，黑色的高跟鞋足有三寸，手袋也是黑色软皮的。这类长相的女人如果多话就会莫名地令人讨厌，还好，她话少并且热情有度。显然她对方佩也是无比敬慕的。只说，方源晚上才能从香港赶回来陪你们吃饭。

母亲微笑地点点头。

舅舅名叫方源，是做电子生意的，在城郊有厂，由舅妈主理，他自己则负责外销和内销这一块，所以总是常年在外跑，钱也是挣到一些的。

夏利轿车开到天河西路一座高层建筑的门前停下来，千姿和母亲下了车，看到楼门的一侧有四个烫金大字：悦康大厦。里面有电梯，舅妈带她们到了十二楼。

是一套三房两厅的公寓，中等的装修，普通的家具，但显然没人住过，干净得很。舅妈道：“买这套房本来是想保值的，结果这几年房地产不景气，楼价不跌已经不错了，还谈什么升值？！租

出去又可惜，不如你们来住，去去生气。”母亲道：“我看四周环境蛮好的，干吗你们全家不搬过来住？”舅妈笑道：“老房子住惯了，再说大姐，你也知道方源，他是能省事就省事，这边我叫他好好装修一下他都不肯，你们也只好将就了。”

大伙又寒暄了几句，舅妈交待了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电的用法便匆匆告辞了。

千姿对母亲说：“舅妈人蛮大派的，过去她陪舅舅到上海来，只觉得她喜欢穿广告色的服装，别的一点没印象，一接触倒挺好的。”

方佩道：“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怎么几分钟你就觉得她人好？”

千姿道：“妈你最近说话都像是开讲座，每句话都是人生指南。”说完嘴巴嘟起来。

方佩笑道：“角色不同了嘛，从今天开始我做星妈，当然跟普通的母亲有所不同，换了程序。”

母女两人歇也没歇，便开始动手布置清简的家。

接下来的事情就相当不顺利，按照母亲周密的计划，首先是要找到星海音乐学院师范系的余教授，请他指点一下千姿的声线和唱法，至少要有半年的训练，才不至于让人感到千姿是新手。

方佩离开上海之前，动用了自己全部的社会关系，带了十多封熟人的介绍信、举荐信到广州。当时她还曾为千姿打气，说，感情也需要投资，目前是零存整取，这些信中只要有一封起作用，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母亲最先拿出了自己的音乐老师写给余教授的信，他们是多年的密友，信的分量也就不同些。千姿唱歌不是从头学起，只要有名师指点，一经升起便会不同凡响。

然而余教授一周前突然中风，住进了省人民医院心脑血管专科。

方佩还是备了礼品、买了鲜花带着千姿去医院探望余教授。路上，千姿不解地问母亲：“他现在不能帮助我们了，我们又不认识他，为什么还要找这麻烦？！我们得赶紧另想办法才对。”方佩道：“做事情要有头有尾，代表我的老师去探望他一下，并不是太难的事。”

方佩又补充说：“你们年轻人处理问题太实用了，到头来发现自己是熊瞎子，通讯录上是一堆毫无用处的电话号码，碰到困难才发现找谁都不合适。”

千姿想了想，望着母亲不说话。方佩也回望了她一眼，那意思是希望她记住自己的话。

隔了两天，母亲带千姿去朱泓菲阿姨家。泓菲阿姨和她的丈夫最早在上海跟母亲是一个团的，后来调了几个单位，最终落脚在广东轻音乐团。泓菲阿姨仍唱花腔女高音，她的丈夫仍旧是二胡头架。千姿对泓菲阿姨并不陌生，当年她也曾与母亲齐名，很红了一阵子，她人又生得漂亮，围在她身边打转的男人不少，可她还是找了乐队的二胡——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乔木，人称乔二胡。

那个年代除了讲政治清白，再就是爱情至上了。钱被看得很轻很轻。

泓菲阿姨还是蛮热情的，先把乔木叔叔推到门外去买菜，自己附庸风雅地把咖啡壶找出来煮咖啡豆。她看上去胖了，老了，但仍保留着一点点美人胚子的痕迹，说话的神情比较夸张，配上一头卷发和一件大花毛衣，看着直让人眼晕。关上门泓菲阿姨就抓住母亲的手感叹起来：“方佩呀，我们俩这辈子走的弯路可太大了。”



母亲习惯地笑笑，泓菲阿姨道：“以咱们俩当时的条件，什么样的人找不到？司令员的儿子追你，参谋长死了老婆追我，那些外贸局长、处长的根本排不上，什么旅美华人，那在我们眼里个个都是特务……结果怎么样？！咱们就是这个下场，我算是找了根木头，你呢，青春岁月独守空房……”泓菲阿姨说着说着突然难过起来，眼眶里涌出一泡泪。母亲道：“乔木对你不是蛮好的嘛，整天被你指挥来指挥去的。”

“他还敢对我不好吗？！”泓菲阿姨恨道，“你就看他这点本事，每回调房子都没有我们，他的职称也被人挤掉了，家里负担又重，不是弟弟上学就是妹妹治病，我们自己还有两个孩子，你可以想想过的是什么日子……”

千姿四周围看了看，的确泓菲阿姨的家很小，房子又是简易的框架结构，破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所有的家具、电器等都拥挤在一块，情趣当然根本就谈不上。

泓菲阿姨继续说：“还记得季潦潦吧，大合唱站最后一排，从来咬字不清楚，嘴里像含了块萝卜似的。人家多明白啊，趁着年轻嫁到香港去了，现在不知道有多阔，在从化温泉还买了别墅呢，上回接我去她那玩开白色的宝马，她家保姆的衣服都是皮尔卡丹的……你别笑，真的，哪天我给她打个电话，她要知道你来了，没准多高兴呢。”

母亲跟泓菲阿姨在一起，尽是泓菲阿姨说，她根本就插不上话。此时泓菲阿姨手抚着热咖啡杯，无限神往地说：“我要是当了参谋长的小老婆，现在决不至于这么寒酸，那时怎么就没人跟我说有钱有势的重要性呢……”

正说得荡气回肠，电话铃响了，是泓菲阿姨的女儿晓菲打来的，说的好像是走穴的事，泓菲阿姨反复说：“你爸爸的二胡独奏他们为什么不要？你要强调是高水平的……什么？连上我的独